

城市雕塑的空間性

王朝聞

我所指的空間性，不限於作品題材、主題和形式所體現的形象自身的空間性特徵，而且要看作品與它所出現場所構成的空間性特徵的關係。這就是說，城市雕塑既有它自身所體現的虛擬空間，也有它出現在甚麼場所的實際空間。我在這裏提到的實際空間和虛擬空間是兩個性質不同的概念，可以說前者是物質性的，後者是精神性的。前者獨立於雕塑品之外，後者由雕塑的人物、情節等特徵所規定。前者對一般的遊客或行人是一視同仁的，後者却是雕塑作品向雕塑觀眾所提供的和誘發的。這兩種性質不同的空間的對立不是絕對的，富於感染力的雕塑創造了第二種空間。第二種空間當然有虛幻性，但它的形成意味着第一種空間的改變。這種改變只存在於觀眾的感覺和理解之中，改變的程度如何，却是檢驗作品的藝術質量的重要標誌。

同志們對我的這種說法是否覺得有點彎彎繞？不。同志們憑自己的經驗不難理解，包括個性化的人物肖像和動物形象，在靜態中可能顯示動態的原因之一，在於形象體現着廣義的情節性，表現着外在的或內在的某種矛盾性特徵。這種特徵的表現所體現的空間既有相對的情節性，也有空間的間接性和虛幻性。因為衝突的對方不直接表現在雕塑所表現的己方裏，這種空間依靠觀眾自己的想像和體驗在觀念上作出補充。因此，依靠觀眾在觀念上補充的這種空間，不是用眼睛就能直接看出的。它對觀眾來說，不能不是抽象的、虛幻的、假定的、不確定的。然而觀眾的想像和體驗都受特定雕塑的具體形象的規定和約束，而不是放任自流的。所以形象的動作、姿態與表情和運動空間的關係表現得如何，是評價作品是否優秀的一個重要根據。

我近期在南京一帶所看到的六朝陵墓獸表明，上述虛幻空間在審美關係中可能發揮強大的伸延和擴張作用。儘管這些石獸大多是殘缺了的，而且是孤立於農田裏，但它們那種勢欲飛動的神態，使我覺得可以忘記他們的實際空間——農田。這就表明，生動活潑的形象可能突破農田這種實際空間的局限。這種實際空間並未徹底改變雕塑自身所構成的虛幻空間。實際空間既然沒有改變雕塑自身所構成的虛幻空間，那就不能否認這些作品在藝術方面的優秀性特徵，那就不能否認優秀作品具備着一種可能相對地突破它所存在於其中的實際空間的特殊威力。

然而，這種威力只是相對的。不能因此否認上述實際空間可能削弱以至破壞上述虛幻空間。對於我們所從事的城市雕塑來說，作品和它所存在的實際空間的關係如何，仍然是我們判斷作品的優秀程度的重要條件或依據。

毛澤東同志曾經對安置在門廳裏的毛澤東像作過幽默而值得深思的批評，大意是說不應當讓他白天晚上都在那裏守門。就作品出現的實際空間，與它自身所創造的虛幻空間的關係是否和諧

一致這一點來說，這種批評的實際意義是針對忽視幻覺空間的重要作用的美學觀的。

即使作品的形象自身的完美性是無懈可擊的，倘若它與它所出現的場所不相適應，那麼，形象自身的完整性或完美性就不免成了問題。俗話說：說話要看場合，出現場合不適當的雕塑自身也是不完整和不完善的。這就是說，雕塑作品的構思過程，也就是雕塑家預見作品與環境的關係是不是協調一致的過程。過去出現在廣場中和交通要道上的人像，例如領袖像或英雄像，往往因為過份注意情節和動作的具體性，忽視在不同精神條件中的觀眾的反應的複雜性和多變性。譬如說，人物舉着發出號召的一隻手，和行人或遊客那各自不同的心理情緒不相適應的失敗經驗，是不難回憶起來的，也許現在還沒有絕迹。這種作品很難使觀眾對藝術家的意圖產生共鳴，它的虛幻空間與實際空間的矛盾十分明顯。因為作品對人物還缺乏特殊的吸引力，所以這裏的行人或遊客還不能真正成為這一作品所能打動的觀眾，他們更不同在大會上親聆演講的觀眾。城市雕塑和雕塑觀眾的審美需要相游離以至脫節的這種情況，表現了假定空間與實際空間的對立未被消除，主觀原因不完全在於作品安置場合的不適當，也在於雕塑家的創作意圖自身還有片面性。事先未能預見和防止雕塑的虛幻空間對它豎立於其中的實際空間的對立。藝術創作能不能適應不同時間和空間的複雜變化，自身是不是成功，很值得研究。

城市雕塑作為美育的手段。它的創造是為了向廣大觀眾提供審美對象。觀眾的審美趣味既有多樣性和多層面性，當然不能要求城市雕塑深深感動每一個觀眾。可是不能因此認為，藝術家可以不顧觀眾審美需要的普遍性與審美感受的能動性。某些在園林的水池裏塑造了企圖代替實物的水鳥，作為一種裝飾不是絕對不可允許，而且它也代表着某些觀眾的興趣，然而它終究經不起有想像能力的觀眾的挑剔。在這種場合塑造逼真的水鳥的意圖是可以理解的，它企圖使園林的內容豐富化。可惜冒充真鳥的假鳥不能代替來去自由的水鳥，這種企圖亂真的作品不免是越看越顯得虛假的，結果否定了自己應有的虛幻空間而引不起美感。某些表現了假定空間與實際空間很不協調的以至尖銳對立的作品，不論多麼精巧也缺乏雕塑的耐看性。它的完整性經不起審美活動的檢驗，也很難承認它是優秀的城市雕塑。

為了適應有複雜性的實際空間，譬如說為了適應高層建築羣這種場合的特殊性，我以為形體顯得抽象化的作品也應當受到肯定。不消說，這種的藝術形式，近似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却比它們更接近建築或工藝美術，和德統觀念中的雕塑頗不一致，但是，如果以為這種曲折地反映人對現實的曲折感受的藝術形式可以代替人對現實的直觀反映形式，甚至借它來排斥有確定題材和主

體的紀念碑雕塑是荒謬的。但是，只要它不是故弄玄虛，別人看不懂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趕浪頭，只要它不是一種沒有獨創性的意圖，只得把別人的創造成果當成仿造對象，只要它不是因襲外國那彷彿時髦的抽象派的形式風格，只要它能夠適應和提高健康審美趣味，……總——句話：只要它不是以丑化為美化的，那麼，它那抽象化了的形象也應當（或已經）受到應有的重視。我剛在江西龍虎山一帶觀察了一些我曾戲稱為天然雕塑的奇峯怪石，有的相當於三峽中的神女峯那麼生動而神奇。因為它能使人聯想到某種社會生活，所以形態雖然不逼真却既神奇而又不顯得丑怪。在我看來，這種理解一般觀眾都能具備，我的這種經驗也有助於我對於非寫實性的雕塑的美的理解。不過某些牽強附會的命名，一定要把某一山石當作人物或動物的確定化，那就往往不能引起我的興趣。因為這種不適當的確定化不是豐富而是削弱了奇峯怪

石的廣闊甚至神奇的境界和審美價值。相反，那些不知名也不像甚麼人或動物的山石，却以其雄偉、險峻驚人的動勢對我引起久看不厭的魅力。在雕塑領域裏，正如新的不一定美的一樣，非寫實的雕塑不一定是看不懂的和丑的。正如沒有想像就沒有藝術的創造和欣賞一樣，沒有相應的抽象也沒有藝術（包括強調寫實的藝術）的創造和欣賞。把自然中的頑石當作人來觀賞，這種觀賞過程也有相對意義的抽象性。當那些不那麼寫實的城市雕塑也能成為一種認識人生的誘導，好像欣賞美的自然可能是對人的力量的覺察理解和肯定那樣，其中可能出現值得肯定的也就是適當地創造了征服實際空間的虛幻空間的優秀作品。

（此文是王朝聞同志在“首屆全國城市雕塑優秀作品獎”評選大會上的發言摘要）



GROUP SCULPTURE IN THE MILITARY MUSEUM OF CHINA:
"NAVY, ARMY, AND AIR FORCE"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BY ZENG ZHUSHAO
YU JINYUAN
SHENG YANG
CHEN QIULIN
WANG LIQUO

SHI XINGGIE
WANG ZHENFENG
LI DELI
GU SHIBIN JIN LIANXU

WU JING
NIE JINGTAO
WANG YI LING

YE ZONGGAO
LI MENG LING
WANG JIDA

中國人民軍事博物館組雕

曾竹韶 于津源 盛陽 陳桂楠 王立國
施性杰 王振鳳 李德利 谷士斌 金鏗鏘
吳竟 聶靖濤 葉宗鎬 李楚珍 王—林
王濟達